

论凉山彝语对普通话习得的负迁移

张富翠¹, 取比尔莲²

(1. 西昌学院 中文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2. 中央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081)

摘要: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表明, 母语迁移是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凉山彝族人学习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阐述了母语(彝语)负迁移对第二语言(汉语)普通话习得的负效应, 并提出凉山彝族人学习汉语普通话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凉山彝语; 普通话; 二语习得; 负迁移

中图分类号: H2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10)05-0063-05

一 迁移理论

近几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母语与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之间的关系, 在 Pica (1994)列出的外语教学工作者们最关注的十大问题之一, “母语怎么影响二语习得”列为第一。有关第二语言习得(SLA)中的迁移现象(language transfer)在 20 世纪 50 年代人们才开始真正研究^[1]。错误分析和语言迁移现象更是许多年来语言学家们普遍关心的和具有争议的话题。最近一些研究表明, 两种语言的差异越大, 迁移也就越大。行为主义学家认为, 错误是母语习惯影响下的负迁移所导致的, 也就是在第二语言中, 学习者没有改变母语的一些习惯^[2]。本文将从语音、词汇等方面来探索凉山彝族人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受到的影响。

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语言迁移来实现的。“迁移(transfer)原是教育心理学上的一个术语, 指已有的知识或经验对新知识的获取所引起的作用或影响, 它可以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当已有的知识对即将获取的知识产生促进作用时,

就发生了正迁移; 反之, 就产生了负迁移, 负迁移也叫干扰(interfere)”^[3]。母语与第二语言学习本质上都是获得一种语言符号系统的过程, 只是由于两种语言学习的年龄起点、学习和使用环境、认知水平以及动机等方面的不同, 才使得两种语言学习有显著的差异。然而母语负迁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可否认, 它不仅在语音、语义、句型和语法上进行干扰, 还在思维定势和文化迁移上给学习者以干扰, 以至引发语用错误^[4]。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彝语对凉山彝族说普通话带来的负效应。

二 凉山彝语与普通话的基本概况

彝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 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 4 省区。四川、云南两省为主要分布区, 约占彝族总人口的 80% 以上。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 旧称罗罗语(lolo)。分北部、东部、东南部、南部、西部、中部 6 个方言区, 方言间差异较大, 一般通话比较困难^[5]。而本文研究的主要是北部方言中四川凉山彝语对普通话习得的负迁移。

收稿日期: 2010-07-02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四川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彝族文化研究中心 2009 年度课题项目“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负迁移——彝族学生学习普通话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张富翠(1970—), 女, 四川会理人, 西昌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西昌学院民族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取比尔莲(1984—), 女, 彝族, 四川雷波人,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缅语方向在读硕士研究生。

众所周知,民族共同语一般是在某一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或次方言)就是基础方言。彝语北部次方言中的“圣乍话”就是凉山彝语的基础方言。现代凉山彝语的标准语就是喜德语音为标准的圣乍话,即凉山彝族的“普通话”。凉山彝语辅音符号实为43个,较之汉语结构更为复杂,韵母为10个^[6]。现将汉、彝语两种语言声、韵母的注音符号及国际音标形式作对照^①:

表1. 汉彝声母对比

汉语声母	彝语声母
b[p], p[p [‘]], m[m], f[f], d[t], t[t [‘]], n[n], l[l], g[k], k[k [‘]], h[x], j[tɕ], q[tɕ [‘]], x[ɕ], zh[tʂ], ch[tʂ [‘]], sh[ʂ], r[ʐ], z[z], z[tʂ], c[tʂ [‘]], s[s]	b[p], p[ph], bb[b], nb[mb], hm[m], m[m], f[f], v[v], d[t], t[th], dd[d], nd[nd], hn[n], n[n], hl[ɬ], l[l], g[k], k[k], gg[g], mg[ŋg], hx[h], ng[ŋ], h[x], w[w], z[tʂ], c[tʂ], zz[ɬ], nz[ndz], s[s], ss[z], zh[tʂ], ch[tʂh], rr[ɬ], nr[ndz], sh[ʂ], r[z], j[tɕ], q[tɕh], j[tɕ], q[tɕh], jj[ɬ], nj[ndz], ny[n], x[ɕ], y[ɕ]

表2. 汉彝韵母对比

汉语韵母	彝语韵母
单元音韵母: a[a], o[o], e[e], i[i], u[u], ü[y], ê[ɛ], er[ɛ]—I[ɿ], —I[ʐ]	i[i], ie[e], a[a], uo[ɔ], o[o], e[e], [u], u[u], ur[u], y[ɿ], yr[ɿ]
复元音韵母: ai[ai], ei[ei], ao[au], ou[ou], ia[ia], ie[ie], ua[ua], uo[uo], üe[ye], iao[iau], iou[iou], uai[uai], uei[uei]	
鼻韵母: an[an], ian[ian], uan[uan], üan[yan], en[ən], in[in], uen[uen], ün[yn], ang[aŋ], iang[iaŋ], uang[uaŋ], eng[əŋ], ing[iŋ], ueng[uəŋ], ong[uŋ], iong[yŋ]	

三 凉山彝族普通话习得的母语负迁移

(一) 语音负迁移

凉山彝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彝区,汉语基础薄弱,

说普通话不仅受四川方言的影响,而且受本民族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影响。故凉山彝族人的普通话水平相对低下,普通话水平测试过关率不够理想。基于此,笔者对凉山彝族人在学习普通话时遇到的困难进行了调查访问,主要有如下问题。

1. 声母方面

(1) [n]、[l]混读

大部分凉山彝族人在说普通话时[n]、[l]不分,由于受母语和方言环境影响,他们常把[n]读成了[l]。例如:

普通话: 奶牛[nai²¹⁴] [niu³⁵] 难民[nan⁵¹] [min³⁵]

凉山彝语: 奶牛[lai²¹⁴] [niu³⁵]^② 难民[lan³⁵] [min³¹]

(2) [f]、[x]混读

大部分凉山彝族人对普通话的[f]、[x]分辨不清。比如“胡乱”的“胡[xu²¹⁴]”念成[fu²¹⁴],“老虎”的“虎[xu²¹⁴]”念成[fu²¹⁴],“户口”的“户[xu⁵¹]”念成[fu²¹⁴]”。

(3) 平翘舌混读

受母语和四川方言的影响,大部分凉山彝族人[tʂ]、[tʂ[‘]]、[ʂ]和[tʂ]、[tʂ[‘]]、[s]分辨不清。这里以[tʂ]和[tʂ]为例,如:

普通话: 周转[tʂou⁵⁵] [tʂuan²¹⁴] 支柱[tʂi⁵⁵] [tʂu⁵¹]

凉山彝语: 周转[tʂou⁵⁵] [tʂuan²¹⁴] 支柱[tʂi⁵⁵] [tʂu⁵¹]

(4) 相近音混读或甲误读为乙

例如常把汉语普通话的r[z]这个音节发成彝语的辅音声母ss[z],如把普通话的“日”[z⁵¹]念成彝语的“[z³³],其实在彝语里ss[z]是个舌间前抵齿龈的浊擦音;有的凉山彝族人念:“女[nu³³]”这个字就一直念不准,因为彝语有ny[n]这个音,所以常把“女”发成彝语的“[nu³³],把“妞妞[niou⁵⁵] [niou]”发成彝语的[n⁵⁵] [no³³]等。

2. 韵母方面

凉山彝语的韵母就结构而言,非常简单,都是单元音,且松紧对立;而汉语普通话的韵母结构较为复杂,除了单元音韵母外有复元音韵母和鼻韵母,这是造成彝族人学习普通话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1) 随意增、减韵母的现象较为普遍,后鼻音韵尾经常脱落^[7]。同时由于彝语里有清化鼻音 hm

[m]、hn[ŋ]与鼻浊音 nb[mb]、dd[d]、nd[nd]、nj[ndz]、mg[ŋg]等之分,而且发音比较强烈,因此导致大部分凉山彝族人在学习普通话的时候前后鼻韵尾区分不太清楚。例如:把“苹果”[p'iq̄][kuo²¹⁴]念成[phi³³ ku³³],“洋芋”[yaŋ²¹⁴][yu⁵⁵]念成[za³³ u⁵⁵],“升腾”[səŋ⁵⁵][t'əŋ³⁵]念成[sən⁵⁵][t'ən³⁵]等。

(2)将复元音自成音节的字添加了声母。如将“我”[uo²¹⁴]误读为[ngu²¹]或[ŋuo³⁵]。把汉语普通话的舌面、后、高圆唇元音 u[u]单元音自成的音节误读为彝语的浊、唇齿擦音声母 v[v]的音节。如将“巫”[u⁵⁵]误读为[vu⁵⁵]。

(3)将甲韵母误读为乙韵母的现象。如将音节“温”[uən⁵⁵]误读为[uei⁵¹],“洪”[xuŋ³⁵]误读为[xuo³⁵]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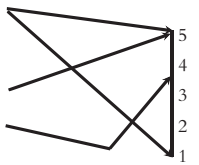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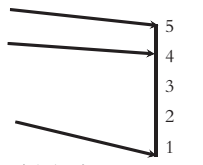
(4)把普通话的清声母的音节误读为彝语的浊声母的音节

常把普通话的 d[t]、j[tɕ]、g[k]等误读为彝语的浊声母 dd[d]、jj[dz]、gg[g]。例如“的”[tɕ]念清声的时候,彝族学生容易读成[du³³],“家”[tɕia]彝族人可能念成[dza³³],“歌”[ke]误读为[gu³³]等。

3. 声调方面

汉语和彝语都是有声调的语言,且有四个调类,下面以五度标记法的形式来记录每一个声调的调值,但他们各自在名称、调值上有所不同,对比如下:

表 3. 汉彝声调对比

汉语声调	彝语声调
阴平调(55调) 阳平调(35调) 上声调(214调) 去声(51调)	高平调(55调) 次高平调(44调) 中平调(33调) 低降调(21调)
 <p>五度标记法</p>	 <p>五度标记法</p>

由于普通话和凉山彝语调值的不同,所以导致凉山彝族人发音时声调不准确。主要容易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1)阳平和上声不分,常把普通话中上声念为阳平,例如“九”[tɕiou²¹⁴]念成[tɕiou³⁵]。

(2)把普通话中的去声音节误读为阳平。如将音节“话”[xua⁵⁵]误读为[xua³⁵]等。

(3)把普通话中部分阳平的音节误读为去声。

如“娘”[niaŋ³⁵]误读为[niaŋ⁵¹]等。

(二)词汇负迁移

凉山彝族人在平时的交际中,已经掌握母语的词汇系统,在学习汉语普通话时,就很容易导致词汇使用的错误。根据认知理论的观点,母语的使用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从而阻碍第二语言的重建。对凉山彝族来说,词汇选择的困难主要来自于母语方面的语义负迁移。例如:

彝族年的时候,妈妈叫我回家做迷信。

其中“做迷信”就是母语负迁移的表现。“迷信”是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文革期间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活动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活动,后来政策放宽,彝族便借用汉族的这个“迷信”一词来表示宗教活动。而在汉语中这是表贬义色彩的词。

彝语中有些表达是汉语中没有的。比如在人称代词中,表示双数的“俩”,彝语可以这样说:“[a⁴⁴ a³³ mo³³ ŋi³³]”翻译成汉语是“父亲母亲俩”,而汉语中并不能这样说。

(三)语法负迁移

凉山彝语和普通话在语法结构上是不同的。所以学习普通时常产生语法上的负面影响。

(1)汉语是主谓宾结构,彝语是主、宾、谓结构。例如:

彝语: nu dza³³ dz⁴⁴。

你 饭 吃。

汉语:你吃饭。

(2)常用疑问句表达方法有异。彝语双音节的动词重叠后表示疑问的句子,而汉语中并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

彝语: i²¹ ŋi²¹ mo²¹ ngu²¹ ngu²¹?

今天 开会 会?

汉语:今天开会吗?

(3)尽管虚词和词序都是汉、彝语中最主要的语法手段,但在实际运用时,也有很多不同,汉语在表领属结构时,常会使用结构助词“的”,而彝语中表领属的“的”,在人称代词后一般不用“的”。

彝语: ŋga⁵⁵ a⁴⁴ ta³³ thu²¹ z³³ v³³ bo³³ o⁵⁵。

我 父亲 书 买 去 了。

汉语:我的父亲买书去了。

(4)人称代词的区别。彝语的人称代词有数的区别,尤其是双数和倍数。表示两人时,只能用双数人称代词,3人以上才能用表多数的人称代词。另

外,表双数的人称代词,除了表示人的双数外,还可以表示人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8]。在汉语普通话中,人称代词不可以这样用。所以,在普通话的选词说话测试中,凉山彝族人在语句的表达上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比较大,语言组织过程中,常易出现逻辑错误。

彝语:vi⁵⁵ ga³³ c⁴⁴ gu³³ n³³ ni⁵⁵ dz³³ ndz⁵。

衣服 这件 你 俩 好看。

汉语:这件衣服你穿着好看。

四 凉山彝族学习普通话的对策和建议

随着社会的进步,普通话在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学习普通话已成为全民意识。为了促进凉山彝族提高普通话,现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

1. 找准学习的重点、难点,注意学习方法

语言作为人们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学习汉语普通话必须从这三方面来进行。可对两种语言进行对比,抓住难点有侧重地来学习。如声母方面,彝语的浊声母较多,而汉语普通话只有4个(m、n、l、r);在韵母方面,彝语没有复元音韵母、鼻韵母,而汉语有,在学习时,就应重点地加以学习。同时,学习语言,必须先学习一些语音知识,通过对语音知识的学习,逐一找准它们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从而学会他们的发音,用正确的语音知识、发音原理来指导发音实践,既准确又省力,也可取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因此,彝族学生在学习普通话时,首先得从最基础的发音开始,注意有针对性地学习,发准彝语里没有的声母、韵母、声调,不断加强字、词、句的练习。先从最基本音节的发音开始,然后到词、词组、句子,逐渐积累。通常汉语的语音有它对应的规律,如形声字的声旁类推、记少不记多、辨音字表、辨音字口诀等都不失为记忆、分辨字词读音的好方法,当然这些好方法也是因人而异的。一般来说,能读准3500个常用汉字的普通话读音,并掌握普通话中常见的音变现象,才算基本掌握了普通话语音。

2. 激发学习兴趣,多听、多说

语言学习始于耳闻,语言的学习主要是通过听。听、说、读、写几个环节中“听”是首要的。有资料表

明:在语言的习得过程中,有45%的信息是靠听获得的,而通过读、写得到的信息则分别占16%和9%^[9]。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听力教学在学习中所占的重要位置。所以首先要学会听。无论是在学校内听汉语课、与教师、同学用汉语交流,还是在校外去商场购物,看电影、电视节目,还是听汉语广播、听汉语歌曲,都要学会听。其次,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多给学生使用普通话的机会,尽可能地创设交际情景,引导他们去想象。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学生兴趣的激发,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普通话语音训练机械、枯燥,学生容易产生乏味情绪,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多样化,如词语接龙、语音笑话、把读说训练转化为听音训练^[10]。在课外呢,也要开展一些实践性的活动,比如普通话朗读比赛、演讲比赛、开主题班会进行节目主持、用现代网络光碟等进行教读训练,还可以运用启发式、讨论式等方法,比较普通话与方言的差异,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唤起他们说普通话的热情。

3. 积极利用正迁移

凉山彝族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会受到母语的干扰,在中小学阶段学生会使用母语进行交际,常常会根据母语的语用习惯和思维习惯使用第二语言。因此,普通话教学应该考虑到这个因素。有意识、有针对性地与他们的母语进行比较与分析,找出其相同点和不同之处,学生会面对面临的困难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培养一定交际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采用更有效的教学方法,不仅要给学生对于语言迁移一种正确的看法,使他们认识到:语言迁移并不仅仅是负迁移,母语的知识技能、学习方法可以应用于汉语普通话的学习,以增强学生学习普通话的信心和动机。

母语的负迁移影响第二语言的习得,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彝汉差异都会造成错误。因此,学生充分利用正迁移来帮助学习,尽量避免负迁移。语言学习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一定要克服主、客观不良因素的影响,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改变发音习惯,改进教学方法,增强语言规范,加强语音训练和兴趣的激发,使凉山彝族人的普通话水平得到提高。

注释:

①文中的国际音标都采用的是宽式注音。

②文中所有汉、彝语对比举例时,彝语音标的注音只考虑所讲问题的差异,忽略其它因素,如提及声母时忽略韵母、与声调的不同。

参考文献:

- [1]李翠霞. 第二语言习得中母语负迁移现象及对策[J]. 继续教育研究,2008,(2).
- [2]胡立. 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母语负迁移[J]. 外语教研,2008,(20).
- [3]苏亚勤. 迁移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影响[J].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6).
- [4]章艳乐. 母语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正迁移作用[J]. 科教文汇,2009,(7).
- [5]朱文旭,木乃热哈,陈国光. 彝语基础教程[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 [6]沈云凤. 现代凉山彝语[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 [7]沈良杰. 彝族学生学习普通话时易出现的语音错误及其纠正方法[J]. 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4).
- [8]乌尼乌且,王秀英. 现代彝语[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 [9]金花. 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特点与规律[J]. 中国民族教育,2009,(1).
- [10]李明芳. 高师藏汉双语生普通话能力培养的思考[J].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2).

On the Negative Transfer from Liangshan Yi Language to Standard Chinese Acquisition

ZHANG Fu-cui, Qubi Erlian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how that transfer from native language is one of the critic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quisition of a second language. By analyzing characteristics of Liangshan people of Yi nationality learning standard Chinese in terms of phonetics, vocabulary, grammar and so 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negative effect of negative transfer from their native Yi language to their second language (standard Chinese) acquisition, and proposes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m to learn standard Chinese.

Key words: Liangshan Yi language; standard Chinese; SLA; negative transfer

[责任编辑:李大明]